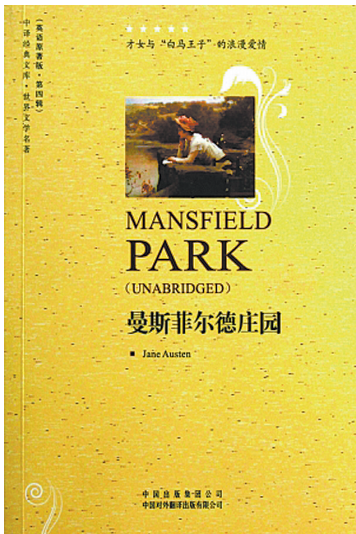


# 简·奥斯汀如何打发悠悠岁月



200年前，一位美丽的文学巨星陨落，她给全世界留下了六部不朽的著作。《傲慢与偏见》《爱玛》《理智与情感》《劝导》《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每一部都扣人心弦，令人回味无穷。

200年后的今天，当向经典致敬的时候，我也在好奇：终身未婚的简·奥斯汀，是如何打发她的悠悠岁月的呢？国际知名的简·奥斯汀研究专家大卫·赛尔温与简·奥斯汀的后人们关系十分密切。通过后人之口，大卫·赛尔温了解了写作以外的简·奥斯汀，并写出了《简·奥斯汀与孩子》和《简·奥斯汀的休闲人生》两本书。

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简·奥斯汀的性格，而作为一名作家，简·

奥斯汀将自己受到的全部影响和产生的全部情感都注入她的作品中。因此，从她六部经典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点滴，我们便可以看出，她的日常生活都是怎样的。她笔下喜欢弹琴的玛丽安、喜欢画画的埃莉诺、喜欢猜谜的爱玛、喜欢看书的范妮，无一不令我印象深刻，而每个角色身上或多或少也都有简·奥斯汀的影子。唱歌、弹琴、跳舞、绘画、读书、作诗、刺绣、猜谜、看戏剧……在我看来，闲情雅致过一生的她才是最完美的女主角。

比如写信。据称，在简·奥斯汀所处的时代，流行写长信，不写满3页纸，可是要道歉的！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我还能保持与初中同窗的信件往来。后来，有了手机、电脑、网络等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高端的通信设备，我也随大流，进入了一个越来越急躁、越来越难静心的电子世界。2016年底，一档名为《见字如面》的栏目在腾讯视频播出，节目由当红明星带领观众重温书信里的时光和记忆，引发大家感慨连连。“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或许，在电子设备的牢笼里关久了，回归永不过时的风尚，亲笔给远方的朋友写一封信，甚至期盼和想象着它们的漂洋过海，才是保鲜友谊的一剂营养品。

比如欣赏与排演戏剧。在我们看来，戏剧似乎是很小众的喜好。但在欧美发达国家，莎士比亚一直“活”在舞台上。奥斯汀家族对戏剧的喜爱，更是非比寻常。在简·奥斯汀9岁的时候，她还自己改编了一部短短的戏剧，并给家里的每个人都安排了角色，大家茶余饭后一起编排和表演，而这个活动，在奥斯汀家族

进行了多年。相较于我们如今的“每逢佳节胖三斤”和“去景点拍人山人海”，奥斯汀家赢的不止是有文化和内涵——在我看来，家族的凝聚力，是他们更大的财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简·奥斯汀，创作时都不忘戏剧。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她竟然安排她笔下的男男女女们，在书中排演了一出戏剧！她借助戏剧中角色的命运来预示自己小说的情节发展，可见其功力深厚。

比如读书。当然，这也是简·奥斯汀的最爱之事，她的很多休闲活动，也都与此息息相关。在她的小说中，书籍是灰姑娘范妮·普莱斯的水晶鞋，她不卑不亢，广泛阅读，最终等到了她的王子——“人丑就得多读书”的道理，简·奥斯汀在200多年前就以一种非常文艺的方式揭露了。今年年初，央视推出的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以个人成长、情感体验、背景故事与传世佳作相结合的方式，选用精美的文字，用最平实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引起广泛关注。其实，经典作品永远都不会过时，经典人物永远都不会被时尚的定义束缚住。

在阅读简·奥斯汀的过程中，我将自家阳台打造成了一个小小花园：绿萝、多肉、向日葵、茉莉、格桑花……一边守护着它们的成长，一边在台前看书。在一个白云朵朵的深夜里，我甚至触景生情作了一首诗。愿有幸捧起此书的你，也拥有一个美好的休闲人生；愿身处喧嚣世界的我们，都能在浩瀚的书海中自由自在地乐活一生。

（杨佳君）

新书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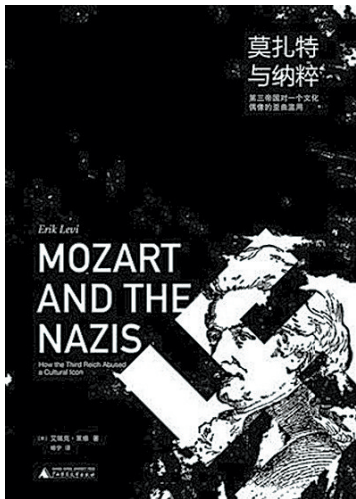


《不一样的小孩》绘本特辑  
作者：(美)约瑟夫·布瑞格斯 凯瑟琳·贝利明·勒  
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莱瑞是一只生活在北极的旅鼠宝宝，即便模样和小伙伴们差不多，但吃饭、唱歌、做游戏时，他都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旅鼠们开大会的时候问“大家是不是应该都一个样儿”，也只有莱瑞大声地答“不”。那些觉得“应该”一个样儿的旅鼠，眼看前面的伙伴要从悬崖上跳下去，也会一个个选择跟着跳。最后还是莱瑞匆匆跑到队伍最前面，带领着盲从的旅鼠宝宝在悬崖边上急转弯，才救了大家伙的性命。

“不一样的小孩”绘本特辑用好看的图画和故事，带领孩子自己面对成长的困惑和烦恼：《莱瑞就是不一样》教“不盲从的小孩”独立思考，勇于表达自己并不可怕；《会催眠的哈利》让“不想被管束的小孩”明白大人人口中的“不可以”其实意味着他们爱你；《求你了！让我读完吧》令“不分心的小孩”享受阅读的乐趣和惊喜。孩子们需要这样的故事给予他们信心：不要害怕，做独立、勇敢的自己。

## 莫扎特被纳粹歪曲利用的文化偶像



《莫扎特与纳粹》  
[英]艾瑞克·莱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将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与莫扎特优美动人的交响曲联系在一起，如同将邪恶与正义、凶狠与善良相提并论，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莱维的《莫扎特与纳粹》，是一部旨在探讨纳粹如何利用莫扎特及其音乐来建立自己文化与政权优势的著作。作者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专制政权对于意识形态的掌控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总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古今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与文化遗产，取己所需，弃己所恶，让这

些文化名人与文化遗产沦为他们的喉舌，沦为他们专制宣传的牺牲品——莫扎特其实并非只是一个个例，在十九世纪的日耳曼音乐家中，瓦格纳被宣扬为最为接近纳粹世界观的作曲家，布鲁克纳被塑造为一个可信的纳粹偶像，贝多芬是伟大的作曲家中最重要的“原型纳粹”……以神圣的名义肆意作恶，以崇高的理由横行无忌，纳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他们疯狂虐杀、危害人类的罪行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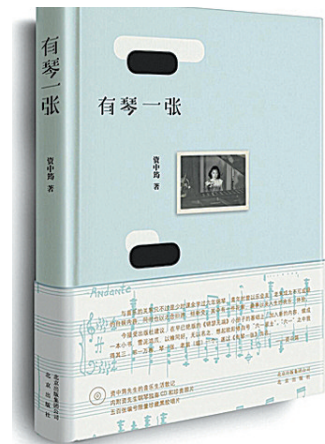
如果说所有信奉自由的艺术家都是极权社会的天敌，那么，莫扎特似乎最不可能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宣传所挪用，而给莫扎特穿上纳粹的紧身衣，也将是一个极为棘手的过程，因为从根本上说，莫扎特的音乐即与纳粹的意识形态相抵触，莫扎特的音乐创作所传达出的精神意蕴，也无不与纳粹的思想本质背道而驰。在纳粹掌权后的民族复兴的语境中，通过仔细筛选和引用，纳粹首先将莫扎特塑造为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通过印刷品宣传、改编音乐、组织特别的音乐节，纳粹将莫扎特包装成一个“强烈地具有日耳曼认同”的作曲家。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莫扎特既是纳粹刻意宣传的对象，同时又是纳粹掌权后因种族和政治原因被迫离开德国的流亡者希望的灯塔。即便是纳粹对莫扎特的宣传，在不同的时期也表现出颇为不同的倾向，当纳粹军力鼎盛、战果累累时，莫扎特激励着未来的胜利；当纳粹已露败象、渐趋没落时，莫扎特被视作一种拯救，或者用来转移德国民众的视线，

使他们不去关注前线战事的艰难和混乱……

如果脱离当时的语境，人们或许以为纳粹宣传的莫扎特确是一位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一位强烈的仇外者，但在流亡者和真正的艺术家中，莫扎特依然是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不依赖于语言的高端文化”的最伟大的代表，比其他作曲家都更多地支撑并滋养着因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的受害者，“莫扎特作品的结构和美学是一剂和悲惨现世大相径庭的解药，能抚慰他们背井离乡的创伤”。他们向世人阐释莫扎特挑战既成秩序、攻击威权主义、渴望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另一面，力求澄清被纳粹改造的莫扎特形象，还原被纳粹滥用的莫扎特音乐的尊严和价值。

正像德国流亡作家安内特·科尔布所说的那样：“莫扎特不仅是这个世界所拥有一个音乐奇迹，还是有史以来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一件乐器。”的确，莫扎特生前赤贫，终致英年早逝，而在他的身后，也总是遭人误解、被人利用。但是，莫扎特可以被曲解、被篡改，艺术和音乐却永远无法在一个充满仇恨和迫害的国家得到发展——当人性处于“钢铁般的暴力帝国”压制之下，莫扎特只是“被众多铁制花瓶夹碎的可怜的陶器瓷片而已”。所以，二战结束后，保罗·奈特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那么，必须做的事，就是告诉德国人，他们可耻地背叛了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人，特别是音乐领域的人物……德国人再一次真正懂得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时候，他们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就会被唤醒。”（王森）



《有琴一张》  
作者：资中筠  
版本：北京出版社

从事过外交工作，既是作者亦是译者，人们更熟悉资中筠先生在国际关系和美国研究领域做出的学术贡献，却不太了解她作为一个钢琴演奏者的琴艺风范和修养造诣。《有琴一张》是资先生为自己书写的音乐自传，讲述音乐和钢琴这相伴七十年的老友，如何引领她走过从豆蔻到耄耋的漫漫人生路。

练琴并非易事，尤其在起伏不定的时代，即便兴趣和毅力都在，仍抵不过大环境的颠簸。资先生的习琴生涯一度中断，所幸乐魂冬眠又复苏。无论世事沉浮，人在何处，资先生只要一寻到机会，就躲进琴房，勤加练习。从高中毕业前夕在天津举办的个人钢琴独奏会上演奏巴赫、肖邦、贝多芬、舒曼的名曲，到七十年后的今天仍能驾驭高难度的曲目并在比赛中拔得头筹，在舞台上上一展风采，资先生坦承，音乐是其生命中很重要的内容。（宗和）